

千年津渡今何在

海南登陆点
历史变迁

大海阻隔使得作为“南溟奇甸”的海南岛，寄寓了千百年来人们的极大梦想。渡口便成为人们登临海南、了解海南的一个节点。同时，海南与内地中原文化发生交融，也必然以渡口为起点。千年津渡，成就的是海南岛与大陆的紧密联系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些老渡口，就没有海南岛的今天。如今海南岛海陆空四通八达，万国宾朋翩然而至，再回想古人历经千辛万苦依靠舟船到达海南，不由发出历史的喟叹。烈楼港、通潮驿、白沙津、海口浦等古津渡，承载的是海南两千年的发展史。古津渡消失在城市发展的视线中，却永远存活在历史记忆中。

烈楼港

海南封建王化的起点

在距今大约3000年—4000年前的夏商时期，南方古越族中的一支跨海而来，成为最早的迁琼先民，但我们无法考证他们是在哪里登陆海南岛的。始于汉代的烈楼港是海南岛有据可查的进入大众视线的古渡口。

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烈楼港，在县西北三十里烈楼都。水自五原铺下田润流成溪，至此与潮会成港……烈楼港：在烈楼都海边，大石一，所生出海北三墩，石墩相望，海南地接徐闻，此最近，舟一朝可返。”后世地方文献基本上沿用这种说法。

据专家多方考证，烈楼港位于今天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镇海村附近，也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至五源河出海口一带。这一方面与“水自五原铺下田润流成溪”的史书记载一致，另一方面与“地接徐闻，此最近”相吻合。西海岸地势平坦，的确是一个天然良港。

但是关于烈楼港名称的由来，却有多种说法。唐胄在《琼台志》记载了两种说法，“汉军渡海楼布列之处”“又似焚楼之意”，孰是孰非，长时问难以定论。

秦朝一统天下后，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属于象郡之外徼，并没有实质性纳入王朝统治。西汉武帝时期，南越国赵建德、吕嘉发动叛乱，声动一时。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朝廷派出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前往平叛。很快，番禺被攻占，南越国覆亡，赵建德、吕嘉入海西窜。路博德等人在率军追击的过程中登陆海南岛。有一种说法，汉军登陆之后，遇到顽强的抵抗，为了表达死战到底的决心，因此下令烈火焚烧楼船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，烈楼港因此得名。

但是，这种说法并不见得靠得住。既然需要烈火焚烧楼船背水一战，想必战争是非常惨烈的，这和后来苏轼所说的“海南自古无战场”完全相左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，路博德在战争结束之后，为了安抚百姓，希望不再有战争发生，因此将南下楼船尽行焚毁。烈火焚烧楼船，不管是在战前还是战后，终究是残酷的战争的体现。

所以，我们更愿意相信，“烈”与“列”相通，所谓“烈楼”是“楼船布列之处”。这正是海南人民宽容厚道、热爱和平的写照。或许正因为伏波将军路博德没有烈火焚烧楼船背水一战，采用和平的方式安定了琼崖，因此得到海南百姓的极大认可，以至纷纷立祠祭奉路伏波。



苏东坡

编者按

今年年底，海口秀英港的轮渡业务将关停，全面迁往新海港。这见证无数海南故事的港口，让无数海南人发出了“难说再见”的感慨。

一座岛，往来之间总离不开港口。港口，又记下历史的发展、时代的变迁，在不经意间就写满了人们“离”与“归”的故事。

古往今来，人们踏上海南第一站的港口早在时光里流转变换，但拾掇起那些遗留在历史长河里的人和事，仍可细细品味一番。

通潮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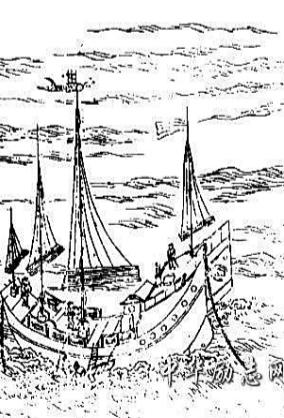
宋朝贬官登陆点

通潮驿则是比烈楼港更西的一个登陆点，位于今天的澄迈老城城西。通潮驿旁边的通潮阁（遗址在澄迈县老城糖厂后一个小坡的平顶上）是进出海南暂时休息的地方。宋朝不少贬官流人便是通过通潮驿登岸开始自己的流贬生涯的。

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四月十七日，惠州。天气有些干冷。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苏轼在轻声吟唱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四年前被贬惠州的不爽心情已经调适过来，在惠州安度余生也不算太坏的结局吧。但是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“责授琼州别驾，移昌化军安置！”一向豁达的苏轼还是惊呆了。没有最南，只有更南，没有最偏远，只有更偏远！

皇帝不可违。绝望的苏轼和长子苏迈做了人生诀别，“某垂老投荒，无复生还之望，贻与长子诀，已处置后事矣。今到海南，首当作棺，次当作墓。乃留手疏与诸子，死则葬海外。”从惠州到海南，先要到大陆最南端的雷州，然后再换渡船过海。祸不单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与苏轼最亲的弟弟苏辙被贬为化州别驾，安置雷州。兄弟两个最终在滕州（今广西藤县）相会并继续前行。滕州距离雷州不过六百里地，但是他们却走了整整25天。随后，苏辙送兄长苏轼到大陆最南端的县城海康（今广东徐闻），从递角场登舟渡海。兄弟至此一别，谁想竟是骨肉的永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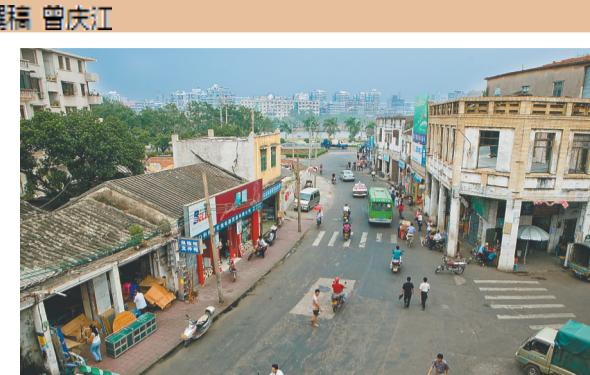
登上上海船，苏轼是绝望到底了，因为他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怎样



过海



澄迈驿通潮阁老码头依旧古韵悠悠。



2006年的老街巷口。这里曾是河道口，货船可以开到桥楼边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

五源河出海口观景台。（摄于2016年）
海南日报记者 古月 摄

的风雨。终于到了！海对岸的通潮驿码头，就是苏轼登上海南岛的地方。完全没有想到，这是一个奇幻的世界，是苏轼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从此以后，苏轼就爱上了这个叫做海南、叫做儋州的地方。若干年之后，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说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情感之真挚，令人难忘。正在苏轼打算在海南终老时，造化实在是捉弄人，朝廷却又赦免了他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六月，苏轼北返中原，也是从通潮驿码头上船的。他一定还记得三年前第一次光临通潮驿时的情景，于是很率性地为通潮驿写了两首诗：“倦客愁闻归路遥，眼明飞阁俯长桥。贪看白鹭横秋浦，不觉青林没晚潮。”“余生欲老海南村，帝遣巫阳招我魂。杳杳天低鹊没处，青山一发是中原。”因为极力描写了通潮驿晚霞美景，后来“通潮飞阁”就被列入“澄迈八景”之一。在从通潮驿码头上船后，苏轼还写诗感慨地说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通潮驿是苏轼登临海南的第一站，也是他告别海南的最后一站。这里寄寓了苏轼对海南最初的真实印象，更积攒了他对海南最深厚的感情。

苏轼如此，李光、胡铨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绍兴十四年（1141年）十一月，李光移琼州安置，也是从通潮驿登岸的。他一直非常仰慕苏轼，因此到海南之后就寻访了苏轼曾经生活过的琼州、儋州等地，为张扬东坡文化做出了最大的努力。作为书法家，李光应邀题写了“通潮驿”匾额，还以柳体书写了苏轼吟咏通潮阁的诗作，并刻成石碑立于阁中，这就是《通潮飞阁碑记》。可惜的是，通潮阁和石碑都在清朝初年被毁。

比李光稍晚，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，抗金名臣胡铨也被贬海南，而且是海南岛最南端的吉阳军（今海南三亚）。胡铨在历经“崎岖万里天涯路”之后，终于要在通潮驿码头跨海登岸了，因此发出“眼明渐见天涯驿，脚力穷行地尽头”的感慨。在谪居海南多年后的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十二月，胡铨被量移衡州编管。次年初夏，胡铨由通潮驿码头登舟北返中原。

唐宋时期，被流贬海南的官员多达一百多个，其中更是不乏宰相、参政等重量级人物，他们很多都是通过通潮驿码头到达海南并最终北返中原，从而完成人生最难忘的“旅行”。这些贬官流臣在推动海南经济发展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以至于有人感慨“唐宋君王非寡恩，海南人民有奇缘”。流贬文化带给海南巨大贡献。通潮驿码头，正是海南流贬文化的承接点，也是海南与内地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！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

隶属广州市舶司，负责管理来往船舶，成为广东“舶政之源”。

不仅如此，白沙津还是历代水军的海防要塞。

宋元时期曾在白沙津设有水军寨和水军镇，为水军练兵之地和军事防御重地。

海南岛作为宋末流亡政府的大后方，成为粮草军饷的重要来源，而且随着战线的逐步缩小，甚至一度成为抗元的前线。这就使得白沙津被推向历史的前台。

元将阿里海牙攻破广西等要地之后，兵锋直指海南岛。在派出曾经知琼州事的降将马成旺前往劝降失败后，阿里海牙不得不做出扬帆五百里登陆海南岛的决定。咸淳初年就开始担任琼管安抚使的赵与珞负责海南防务，率领义勇谢明、谢富、冉安国、黄之杰等陈兵白沙津，严加守备，极力死战，以固守琼州。由于赵与珞等人占据地利，同时注重团结一切力量，防守方法得当，一时间，元军无所作为，“舟师不得登岸”。

祥兴元年（1278年）十一月，在硬攻无法奏效的情况下，马成旺使用卑鄙手段，收买旧部为内应，最终抓捕了赵与珞等抗元骨干力量。赵与珞等人被擒后，坚贞不屈，并且对叛徒的无耻行径进行厉声大骂，最终被元将“裂杀”。苏轼

需要说明的是，白沙津并不等同于今天的白沙门。考辨正德《琼台志》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地方志书以及今人研究成果，白沙津位于今天海甸溪南岸美舍河至南渡江边一带，即长堤路的和平桥至新埠大桥路段之间，如今仍有白沙坊等地名。而白沙门处在通往白沙津港口的海中一座岛屿上，犹如白沙津门户，因此叫白沙门，后来填海造陆，白沙门才与海甸岛相连。

白沙津最开始“不通大舟”，因此只能作为普通码头而存在。自从得到“神助”之后，白沙津逐步成为海南重要的商贸码头，更成为人们登陆海南岛的首选之地。宋朝时海南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节点，白沙津应当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，以至于到明朝时呈现“帆樯之聚，森如竹立”的繁盛景象。可以说，在白沙津的风吹帆动中，海南的商贸经济和交通得到很大发展。白沙津作为港口，承载了海南岛大部分物流功能，因此宋朝政府专门设立琼州市舶司，

天南渡江支流海甸溪入海口，可谓名副其实。因为海口浦，从此以后“海口”的称呼渐渐被人们所接纳并叫响，进而形成今天的海口市。海口浦的北面是今天的海甸岛，南面是广袤的琼州大地，紧挨琼州府驻地府城，东与南渡江相连可以对接河运，西边则是宽阔的琼州海峡，实在是一个通行的好去处。用海口浦代替白沙津势在必行。

海口浦被人们习惯性称为海口渡。据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在县北十里海口浦，北达徐闻郡驿。”海甸驿位于今天的广东徐闻县海安镇，唐胄在经过实地考察后接着写到：“琼渡舟达徐闻，凡海口、白沙、烈楼三处。海口为官渡，白沙古渡，烈楼私渡。南风半日俱可至，然自烈楼嘴达车仑浦尤近。”

作为距离历史现场最近的人，唐胄的叙述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想象的空间。白沙津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老港口，虽依然通航，更重要的则是以白沙津为依托的军事功能，对于大众来说已经风光不再。作为官方的港口就是海口渡，它至少在元明初以来承担了往来琼州大地的重要人流、物流功能。而位于西边的烈楼港依然存在，而且从航路上距离徐闻也最近，但是由于距离城区相对较远，因此只能成为“私渡”。

据查证，海口浦码头作为官渡，位于新埠岛、海田岛以及白沙门岛之间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海田岛和白沙门岛连为一体，形成今天的海甸岛），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经常遭遇泥沙淤积影响，其疏浚往往并不能奏效，像淳熙戊申（1188年）依靠飓风带来的暴雨冲开河道的情况，毕竟是少之又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白沙津港口越变越小，其功能受到很大束缚，寻找新的港口势在必然。充分发挥南渡江河运功能，与海运完美对接，成为一种新的思路。这样，海口浦就逐渐成为千年琼州府一个新的地标。

早在北宋开宝五年（972年），海南就开始在海田岛设立海口浦（隶属当时的琼山县管辖）。“浦”字的本意是入江支流。海口浦设在今



古代海南登陆点

制图 张昕